

唯美魔境

「評介王爾德格畫像」

楊耐冬

王爾德 (Oscar Wilde) 於一八五四年出生在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他的父親是一位醫生，他的母親是一位女詩人。他畢業於都柏林三一學院及牛津大學麥克德倫學院；在校時不僅以其學術上的優異出名，而且衣著、嗜好與禮儀均很講究，深受約翰·魯斯金美學理論的影響。王

爾德是當時以追求美爲目的者的中心人物。他的第一本詩集發行於一八八一年，廣受歡迎。一八八二年他在美國演說，同時印行他的戲劇「維拉」(Vera)。一八八四年結婚後，他做了一段時期的期刊編輯工作，但他積極從事文學活動，乃開始於一八九一年。這時他印行他的一卷短篇小說集「亞瑟·賽維爾的罪行及其他故事」(Arthur Savile's Crime and Other Stories)及兩本仙女故事集：「快樂王子」(The Happy Prince, 1888)和「安石榴之家」(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 1892)。「格雷畫像」(Picture of Dorian Gray)是他唯美達於魔境的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印行於一八九一年，因極具創意，當時不僅很受讀者歡迎，亦獲得批評家好評。王爾德在戲劇方面具有極高的天份，先後印行劇本有：「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1892)、「貧賤女」(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1893)、「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1895)、「熱忱可貴」(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這些喜劇均獲佳評，但王爾德自己認爲是「我的大才華用到生活上

去了，而我的小才華却寫了這幾本書。」他也寫過兩本歷史悲劇：一本是「派度亞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Padua, 1892)；另一本於「莎樂美」(Salomé, 1893)。一八九五年王爾德因與一位侯爵之子發生醜聞事件，而被法院判刑兩年。他也把監獄的經驗寫成一本詩集「釋獄歌」(Ballad of Reading Gaol, 1898)。王爾德出獄後一直寓居巴黎，卒於一九〇〇年。死前貧病交加；一代才情，悲涼身後，這只能說是命運的安排了。這裏將「格雷畫像」這本小說的內容先作概述，而後再把小說的技巧加以分析，以供讀者欣賞參考。

一

畫室內充滿玫瑰花濃厚的芬芳氣味，從他躺着的長沙發椅那個角落，亨利瓦頓正可以看到花園中金鏈花鮮黃的花朵閃着光芒。蜜蜂鬱然營叫的聲音似乎使寂靜產生一種壓迫感。

在房子的中央有一身材俊秀青年人的全身畫像，前面坐着一位藝術家霍瓦德，幾年前他的突然失蹤產生許多奇怪的猜想。亨利瓦頓說：「這是你最好的作

品，你一定要把它送到格洛斯芬諾畫廊去。」「我不想把它送到任何地方去，」霍瓦德說，「這是我花了一生大部份的精力畫成的。」

這位藝術家說，他所以把這幅畫稱之爲「格雷畫像」，是因為有一位名叫格雷的年輕人，委實令人激賞，以致使他情不自禁的要把他畫下來；他的出現使霍瓦德在藝術上找到了自我表現的新模式，他說，「我覺得我把整個的靈魂，給了那個愛惜靈魂的人，那個人竟會將他自己的外衣爲花朵披上，那麼樣的來愛惜花朵。」

故事的情節用回憶法再從霍瓦德着手畫「格雷畫像」發展下去。立在畫架前的格雷，深紅的嘴唇，明亮的藍眼睛，和鬢曲的頭髮，是一個正直熱情的純潔青年。當這位藝術家專心在畫着的時候，格雷跟亨利瓦頓則在聊天，格雷說，「不受誘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誘惑屈服。」這句話說到亨利瓦頓的心裏去了。於是，亨利瓦頓告訴格雷一定要永遠做個最完美的青年。

後來，霍瓦德叫道，畫像已完成，於是，三人一起來檢視這幅巨構。「多悲哀！」雷格抱怨說，「我

已經長大了，也比較老練了。怎麼這幅畫裏的我並沒有長大一點呢？我總不會老是那麼年輕，而畫像總有一天也會變舊呀！我寧可將我的靈魂交給畫像。」

亨利瓦頓知道格雷是一位巨富的繼承人，因爲格雷的母親是一個家世富裕的美麗女人，可是她跟她丈夫的一個屬下私奔了，結果爲她丈夫惹來一場決鬥。她的丈夫死於決鬥，不久她也死了。那個未死的把格雷帶大，教養他，帶他一起上歌劇院、一起上館子，而他知道格雷愛上了小歌劇院那位十七歲的女演員西比兒芬的時候，他也只是聳聳肩膀，作無可奈何狀。

只知道格雷是個「白馬王子」的這個女孩，很快就與他訂婚了。格雷帶他的朋友去看她表演——然而第一次帶朋友去就見她表演得極糟。當西比兒芬對他說，舞臺對他沒有落實的感覺時，他叫道，「你已毀了我的愛，」於是，不願她哭泣而離開了她。當他到達家裏，他看到他那幅畫像的嘴上有一種殘忍的表情；但是鏡子裏的他，整個的外貌並沒有改變。他震驚地想着他所希望的事已經破滅。他對自己說，他並決有做出殘忍的事；這是西比兒芬的錯。

翌日下午，他寫了一封信給西比兒芬，請求她寬

怨，但是，亨利瓦頓告訴他說，西比兒芬已經服毒自殺了。他的畫家朋友也這樣告訴他；他想可能是西比兒芬厭棄他，並且他自己也認為自己十分可惡。爲了找個自慰的托詞，終於，他作了個結論說，這次他像是在舞臺上演一個悲劇角色，有這樣的一次奇妙的經驗也好。他站在他的畫像前，笑着揭開鏡子前的布幔，看看自己，想借鏡子來檢視一下自己的靈魂。

第二天早晨，霍瓦德來安慰他，而他這時對一切都感到厭倦。他不讓這位藝術家看他的畫像。霍瓦德說出他是如何的崇拜格雷，想挽回他的消沉，也想坐下來再爲他畫像，然而，霍瓦德的企圖失敗了。當他離去後，格雷把畫像移往樓上久已不用的書房中，而後把門鎖起來。

後來，亨利瓦頓送給格雷一本關於巴黎人的小說，書中那個巴黎人，一生都在探討前幾代人的熱情與思想模式，包括美德與敗德兩方面的。於是，格雷陶醉在這本書裏。這本書影響了他以後的生活態度；這像是寫他自己的故事，並且這個故事像是在他出世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的。

格雷面貌的純與美似乎永遠不變，雖然他的醜聞

傳遍了倫敦。由於久不回家，他又想回去站在畫像前，用鏡子照照自己的臉孔，與畫像對照一下。他這樣做了，而發現畫布上過去那邪惡的臉與現在鏡子裏的成強烈對比，使他立即產生一種愉快的感覺，因爲這時他的臉仍是那麼俊秀。畫像上的嘴唇厚而肉感，前額上也多了幾條隱約的皺紋，畫像上整個那個模樣看起來令人頗不愉快。

他這時常化裝逛遊港埠名聲不好的地方，像酒吧與妓院那些地方。他那慾念愈來愈甚。他常常宴客，也招待客人去聽歌劇，想要做一個比纨绔大少更爲神氣一點的人物；想做一個爲生活設計的人。他所設計的生活，必須是具有特別審美本能與知識的人才可以辦得到，於是，他陶醉在這一種新的靈性生活的感受中，且是以感官來接受這種生活設計。

格雷爲羅馬天主教的禮儀所動心；他研究香料，又專心於音樂的探討，並且收集珠寶與刺繡，加以鑑賞。但是，他發現自己愈來愈喜歡自己的畫像。這時有些倫敦高級人士輕視他，但由於他有多年與低階層的人交往的經驗，他的醜聞不但無損於他的聲譽，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喜歡他。

在格雷三十八歲的生日那個晚上，霍瓦德深夜來訪，因為他即將離開倫敦到巴黎去工作。這位藝術家開始談論格雷的名譽問題，而格雷大為生氣，叫霍瓦德去看看他的畫像；這時畫像是一副可怕的样子，確實令人憎厭。霍瓦德震驚之餘叫格雷立即祈禱。相反地，他不但不祈禱，却在一陣狂暴的激情下，用匕首刺倒霍瓦德。

沒有人知道他們見過面；他說服了康貝爾。他是個學生，攻讀化學，因受過格雷的幫助，於是叫他去毀屍。他自己則到納波洛餐館去用餐，由於亨利瓦頓也在那兒，他還談笑風生。

因為恐懼感作祟，格雷有些神經緊張。那個晚上，他到一家鴉片館去，在那兒有一個水手無意中偷聽到，有一個女人在叫格雷「白馬王子」。這個水手是西比兒芬的兄弟吉米芳尼；格雷幾乎被他殺死，却逃過了。一星期後，在一間鄉村的屋子裏，他又看到吉米芳尼正望着他，並且頓時覺得報應就在眼前。然而，吉米芳尼是在那兒做狩獵助手，這時不幸為一個獵人的槍枝走火而被打死。

幾個星期後，格雷告訴亨利瓦頓，他現在開始要

做些善行了。首先，他要從一件事情開始，那就是不再去引誘一個漂亮的農家小妞。他的朋友聽了笑起來，並且談起霍瓦德失蹤的事，以及他自己的妻子與一位演唱蕭邦的歌手私奔的事。亨利瓦頓說，「不管怎樣，霍瓦德是不會再出來表現他的才華了。」他們互道晚安後，雷格步行回家。

他覺得內心有一股非常強烈的熱望，熱望那絲毫不染污的童年之純潔；他知道他已把自己染污。然而，難道就這樣萬規不復了嗎？他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畫像。他本來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康貝爾已經自殺，按理格雷就應該已經安全了——無人會洩露他殺人的事情了。可是，他的命運仍如此不順他的意，於是，他懷疑他的畫像又有了什麼改變。他現在又站在那幅畫像的面前，而從他內心迸發出一種痛苦的呼叫，因為這時畫像上他彷彿看見多了幾分狡猾與偽君子的神態，並且手上也有斑斑血跡。

於是，他拿起一把匕首刺入畫像，猝然一聲呼叫，合着畫布碎裂聲一起發出。當僕人將房門打開時，他們發現牆上掛着一幅他們主人的美麗畫像，就像是他們最後所看到的那個模樣；那是一幅令人陶醉的

青春貌。然而，地上那個死者，有一把刀子插在他的胸口上。他那容貌乾枯而多皺紋，難看得令人作嘔。如果他們不去檢視他的戒子，真認不出那是誰呢。

二

王爾德的「格雷畫像」一小說，主題在探討美與道德的關係。在表面上看來，故事充滿了恐怖氣氛；男主角年輕俊秀的格雷為追求官能的享受，忽視道德，且行兇以洩憤，似乎流於通俗小說的架構。其實不然，這本小說應分兩個層面來探討。一個層面是故事的可讀性，另一個層面是故事的象徵意義。

就故事的可讀性而言，有兩個要素：其一是故事的趣味，其二是語言的易懂。一個故事讀起來有沒有趣味，在於各個故事發生的連續性有沒有周詳的設計。一個設計不周詳的故事，或說是支離破碎的故事，那些糟粕的句子與貧瘠的情節，將引不起讀者的興趣。王爾德像畫家一樣來寫這個故事；他站在離開畫架一段距離的地方，用仔細而冷靜的批評態度，排除自我成見去觀察他要描寫的對象。他把故事中所應發生的事件，具有周詳的聯想架構，領着讀者在故事的世界裏通行無阻，使讀者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感到滿足。再者，他對各個事件所佔比例的輕重亦有適當的分配。換句話，全景與場景的分配已有極高技巧的配景法，不然的話，就會像一件不成比例的構圖，不像是

一件實物各部具有正確分佈的比例，那樣看起來便會覺得怪怪的。那樣也可能是沒有顧及空間與空間之間的距離，或是因空間與時間上的關係等配置不當，而造成荒誕的現象。王爾德這個故事的結構是完美的；每一段、每一句、每個字，甚至表達每一氣勢休止的標點，都具有理想的比例配合；場景配合適宜，情節推展不緩不急，而漸次進入高潮，這樣便成爲一個完整的結構，且聯繫緊密，以是臻於美的境界。我們來聽他的故事，即使是一個小孩，也能聽得津津有味，就像柯萊瑞吉筆下的「古舟子詠」，雖然他是以他的意志來講那個故事給我們聽，而我們聽起來覺得非常自然。他這種自然的佈局，有如山脈的層疊，一個斜坡接一個斜坡，而後出現山峯，這是一種效果極佳的设计，換句話說，這種設計的可讀性極高，不會使讀者來不及領悟。

再談到小說可讀性的另一要素，即是語言要易懂

，也就是說講話的場合，應該是合於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如果有方言插入的必要，也應該巧妙地加以通釋，以利讀者不僅能立即領悟，而且能使之感動。不然的話，語言雖未用錯，不相稱的情形，就有如腿和臂的比例不合是一樣的；而插入的方言，如果使讀者不能立即明白，那便會阻礙讀者往下讀的興趣。小說中的語言分兩種，一種是敘述或描述的語言，一種是對話的語言。前者除了日常用語之外，可以容許不妨害讀者理解的知識性文字，但是後者却是要活潑而簡短的日常話語，甚至是俚語或俗語，因為只有活潑而簡短的對話才有感染力，換句話說，應多用戲劇效果的語言。再者，生動的對話絕對不是邏輯或系統的資料陳述，而是在一連串清楚明白的場景交代之後，在隱義與暗示中，補上有力的對話，使讀者像被火燙着那樣，立即產生痛苦的感覺，或是像夏日飲水那樣，馬上從心底產生涼爽愉快的感覺，那才是感人的語言。王爾德的「格雷畫像」這一本小說，就有這樣感人的語言，自然具有極大的可讀性。

這裏要特別討論的是這一本小說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也就是故事的象徵意義。討論任何藝術作品，象

徵意義，可以說是判定一件作品是否成功的一項標準，因為這是對文學作品的批評最具探討價值的問題，尤其是能够持久的富於想像的文學作品，都多少帶有象徵意識。象徵是「一種表象，經由這一表象，我們可以知道或推知一件事物」，而象徵主義是技巧地運用視覺或感覺所產生的形象，來表達具象的、理想的，甚至難以領會的真理或狀況。

象徵的類別很多，有自然的象徵，像大地是母親的象徵；海水是永恒的象徵；天空是崇高的象徵。就社會與道德方面的象徵來說，家是安全的象徵；十字架是苦難或犧牲的象徵。另外，有創造字義的象徵，例如說，黑色是死亡的象徵；紅色是危險的象徵。貝克特在他的「等待果陀」一劇中，特別借用「柳樹」(Willow)一詞來象徵信心的喪失與無奈的狀態。

我們先從自然的象徵來看王爾德的「格雷畫像」：小說一開始便描寫放置畫像的那間屋裏，充滿玫瑰花的郁馥，以及花園中那閃着金黃色光芒的金鏈花，而後以蜜蜂的營叫劃破寂靜的空氣。因為「格雷畫像」主要是在寫青春的美與道德的某些概念，而玫瑰花常是青春的象徵；金鏈花則是美德的象徵，這些都是

這一小說的主題象徵，具有文字表面以外的隱含意義，這是很顯著的表象。

接着是美男子格雷與他的畫像出場，可是格雷的慾念是敗德的惡根，他的青春美却已被藝術家霍瓦德寫入了畫像中而保持永恒。可是慾念總是愛惜軀殼，而拒絕精神永恒的意義，這樣就道德象徵來看，格雷的本人就是敗德的象徵，而他的畫像則是美德的象徵；敗德是多變的、無常的、忿怒的、醜惡的，而美德是青春的永恒的、善意的、完美的。敗德與美德總是對立而衝突的，並且敗德總是想擊敗美德。格雷曾抱怨說，「我已長大了，也比較老練了。怎麼這幅畫像裏的我並沒有長大一點呢？」這些話在暗示敗德的肉體無可奈何的在嫉妒美德的靈性取代了一切美的永恒價值。

在文字的象徵意義上，格雷說，「不受誘惑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誘惑屈服。」這暗示敗德總是要找一個托詞，以進行敗德的行為，而醜陋的或邪惡的代表者，總是不肯承認自己的醜陋與邪惡，於是又用虛偽與假情來掩飾自己的一切敗德行為，這就是為什麼格雷說，西比兒芬的死不是他的錯。但是，虛偽與假情只

能騙過別人，而當格雷自己去照鏡子時，那醜陋與邪惡的樣子却逃不過他自己的眼睛，最後他必然是遷怒於別人或其他事物。然而，遷怒於別人或怪罪於其他事物，都無法逃過他自己的良知時，最後他只有自戕一途。王爾德將這一敗德與美德在追求美的過程上，很完整地安排在「格雷畫像」這一小說中，表現了他匠心彩筆的功力。

格雷在自我崇拜的幻想中，用匕首刺殺藝術家霍瓦德，這一情節的發展乃是精神壓力的象徵意識。因為霍瓦德是站在美德這一邊的；他要代表美德與靈性這一邊，想去說服敗德與軀殼那一邊的代表者放棄一切慾念與獸行，這幾乎是「美」在宣判格雷的罪行，而象徵邪惡的格雷會自然的使出他的反擊力量來打擊對方，這樣狂徒在激情下便把「美」的代言人霍瓦德刺倒在地。

但是，格雷這種精神壓力反擊的表象，結果更增加了他自己的精神壓力。於是，恐懼感迫使他逃遁到一個鄉村裏去。鄉村象徵寧靜。但是，一個有精神壓力的人永遠也別想獲得寧靜。在這一情節上，王爾德安排了西比兒芬的兄弟吉米芳尼以持槍的獵人姿態出

現，更增加了格雷的恐懼感。其實，吉米芳尼並沒有顯明表示要爲西比兒芬復仇，並且王爾德安排他出場後，立即死於非命，而格雷却虛驚了一場。整個這個情節的推展是象徵心魔作祟的驚恐症。

王爾德在追求「美」的過程中，發現純潔是「美」的本質，於是，童年的嚮往便成了一種強烈的熱望；愈是失去純潔的，愈覺得童年可貴。王爾德使格雷在這樣的象徵意識下，安排他站在他自己的畫像前，從內心發出痛苦的呼叫，並且拿起匕首來猛刺畫像，想解脫自己內心的矛盾。

故事以懸疑結局：牆上掛的仍是一幅青春美貌的格雷畫像，而地上躺着的是一具胸前插了一柄匕首的，乾癟而醜陋的屍體。肉與靈的搏鬥，終於，「靈」戰勝了「肉」。「靈」是內在的蘊含，表現於外的時候，有許多形式，但是，純潔的靈性活動，總是以美的形象出現。王爾德一生對美的探討，熱切到着魔的境界，他的這本小說「格雷畫像」，可以說正是代表他唯美思想的着魔境界。

書評書目的廣告 令人「刮目相看」

刊登位置	價 格	備 註
封 底	一〇、〇〇〇元	彩色
封 底	八、〇〇〇元	套色
封面裏	六、〇〇〇元	單色
封底裏	四、〇〇〇元	單色
首 頁	三、五〇〇元	黑白
內頁全頁	二、五〇〇元	黑白
內頁半頁	一、五〇〇元	黑白

書評書目雜誌社

地址：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八巷十五弄五號
電話：三五一六六〇八・三四四二一二六